

官场现形记

〔清〕李宝嘉◎著

〔第三卷〕





〔清〕李宝嘉◎著

〔第三卷〕

官场现形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场现形记/ (清) 李宝嘉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2
(2009.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2-8

I. 官… II. ①李…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04 号

Guan Chang Xian Xing Ji

官 场 现 形 记 (三)

原 著: (清) 李宝嘉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721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2-8

定 价: 150.00 元 (全六册)

目 录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313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328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345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359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372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385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402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417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436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453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却说贾臬司听了相士当面骂他的话，愤愤而归。到了次日，一心想把相士提到衙中，将他重重的惩处一番，以泄心头之恨。但是一件，昨日忘却讯问这相士姓甚名谁，票子上不好写；而且连他摆摊的地方地名亦不晓得，更不能凭空拿人。想了半天，只好搁手，然而心上总不免生气。

齐巧这日有起上控案件，他老人家正在火头上，立刻坐堂亲自提问。这上控的人姓孔，乃是山东曲阜人氏。他父亲一向在归德府做卖买。因为归德府奉了上头的公事，要在本地开一个中学堂，款项无出，就向生意人硬捐。这姓孔的父亲只开得一个小小布店，本钱不过一千多吊，不料府大人定要派他每年捐三百吊。他一爿小铺如何捐得起。府大人见他不肯，便说他有意抗捐，立刻将他锁押起来。他的儿子东也求人，西也求人，想求府大人将他父亲释放。府大人道：“如要释放他父亲也甚容易，除每年捐钱三百吊之外，另外叫他再捐二千吊，立刻缴进来为修理衙署之费。”他儿子一时那里拿得出许多。府大人便将他父亲打了二百手心，一百嘴巴，打完之后，仍押班房。尚算留情，未曾打得屁股。儿子急了，只得到省上控。

贾臬司正是一天怒气无可发泄，把呈子大约看了一遍，便拍着惊堂木骂道：“天底下的百姓，刁到你们河南也没有再刁的了！开学堂是奉过上谕的，原是替你们地方上培植人材，多捐两个有

甚么要紧，也值得上控！这一点事情都要上控，我这个臬台只好替你们白忙的了。”姓孔的儿子说道：“小的本来不敢到大人这里来上控的，实在被本府大人逼的没有法儿，所以只得来求大人伸冤。”贾臬台道：“混帐！自己抗了捐不算，还敢上控！你们河南人真正不是好东西！”姓孔的儿子道：“小的是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是在河南做生意的。老圣人传下来我们姓孔的人，虽然各省都有，然而小的实实在在不是河南人。”贾臬台见他顶嘴，犹如火上添油，那气格外来的大。拍着惊堂木，连连骂道：“放屁，胡说！……就是你们孔家门里没有一个好东西”姓孔的儿子道：“大人，你这话怎么讲？你老读谁的书长大的？姓孔的没有好人，还有老圣人呢，怎么连他老人家都忘记了？”贾臬台被他这一顶，立时顿口无言，面孔涨得绯红。歇了一会，又骂道：“你有多大胆子，敢同本司顶撞！替我打：打他个藐视官长，咆哮公堂！”两旁差役吆喝一声，正待动手；姓孔的儿子一站就起，嘴里说道：“大人打不得！打不得！”一头说，一头往外就走。贾臬台气的要再发作。他背后有个老管家，还是跟着老太太当年赔嫁过来的，凡遇贾臬台审案，老太太都命他在旁监视。设如贾臬台要打人，他说不打，贾臬台便不敢打，真是他的话犹如母命一般。如今他见贾臬台要打姓孔的儿子，他知道是打错了，便把主人的袖子一拉，道：“这个人打不得；打错了，老太太要说话的。”贾臬台听了老管家的话，立刻站起来答应了一声“是”。回头叫差役把姓孔的儿子拉回来，对他说道：“依本司的意思，定要办你个罪名：是我老太太吩咐，念你是生意人，不懂得规矩，暂且饶你一次。二次不可！下去！”姓孔的儿子道：“到底小的告的状，大人准与不准？”贾臬台道：“下去候批！大正月里，我那里有许多工夫同你讲话！”姓孔的儿子无奈，退了下去。

值堂的门上回道：“河南府解来的那起谋杀亲夫一案的人证，

是去年腊月二十四都解齐了，犯人寄在监里，人证住在店里。老爷当初原说是就审的；如今一个年一过，又是多少天了。大家都望老爷早点把案断开，好等那些见证早点回去，乡下人是耽误不起的。”贾臬台道：“我一年到头，只有封了印空两天，你们还不叫我闲。甚么要紧事情就等不及！你们晓得我这几天里头，又要过年，又要拜客，那里有一天空。我做官也算得做得勤的了，今天还是大年初五，不等开印，我就出来问案，还说我耽误百姓。你们这些人良心是甚么做的！况且大年初五，就要问案，也要取个吉利，怎么就叫我问这奸情案呢？你们叫我问，我偏不问！退堂明天审。”

到了明天，便是新年初六，他老人家饭后无事，吩咐把河南府解到的谋杀亲夫一案提司过堂。霎时男女两犯，以及全案人证统通提到。他老人家便升坐大堂，一一点名，先问原告，再问见证。然后提审奸夫，一齐录有口供，都与县里所供的不相上下。贾臬台审了半天，也审不出一毫道理。原来告状的是本夫的亲侄儿。这奸夫就是本夫的姑表兄弟，算起来是表叔同表嫂通奸。后来陡起不良，将本夫用药毒死，被他亲侄儿看出，举发到官。县官亲临检验，填明尸格，委系服毒身亡。随把邻右、奸妇提案审问。奸妇熬刑不过，供出奸情。然后补提奸夫，一见人证俱齐，晓得赖不到那里，亦就招认不讳。当时由县拟定罪名，叠成案卷，送府过堂，转道解省。当时本县出了这种案件，问明之后，照例先行申详各宪，所以人犯尚未解省，臬司衙门早经得知。贾臬台一见是谋杀亲夫的重案，恐怕本县审得容有不实不尽，所以格外关心，预先传谕，一俟此案解到，定须亲自过堂。又因受了老太的教训，说是臬司乃刑名总汇，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所以虽在封印期内，向例不理刑名，他以堂堂臬司，却依旧逐日升堂理事，也算是他的好处。

闲话休题。单说他的本意，自因恐怕案中容有冤情，所以要亲自提讯。及至问过原告、见证、奸夫，都是照实直陈，没有翻动。他心上闷闷不乐，便叫把奸妇提上堂来。这奸妇年纪不过二十岁，虽然是蓬首垢面，然而模样却是生得标致，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更为勾魂摄魄。贾臬台见了这种女人，虽不至魂不守舍，然而坐在上头，就觉得有点摇幌起来。自知不妙，赶紧收了一收神，照例问过几句口供。他老人家是奉过老太太教训的，道是女人最重的是名节，最要紧的是脸面。如今公堂之上，站了许多书差，还有许多看审的人，叫他一个年轻妇女如何说得出口来。况且这通奸事情也不是冠冕堂皇可以说的。想罢，便吩咐把女人带进花厅细问。

当时选了一个白胡子的书办，四个年老的差役跟了进去，其余的都留在外面。贾臬台走进花厅，就在炕上盘膝打坐，叫人把女人带到炕前跪下。贾臬台又叫他仰起头来。贾臬台的脸正对准了女人的脸，看了一回，先说得一声道：“看你的模样，也不像是个谋杀人的。”女人一听这话，正中下怀，连忙喊了一声：“大人，冤枉！”贾臬台道：“本司这里不比别的衙门。你若是真有冤枉，不妨照实的诉；倘若没有冤枉，也决计瞒不过我的眼睛。你但从实招来，可以救你的地方，本司没有不成全你的。平时我们老太太还常常叫我买这些鲤鱼、乌龟、甲鱼、黄鳝到黄河里放生，那有好好一个人，无缘无故，拿他大切八块的道理呢。你快说！”女人一见大人如此慈悲，自然乐得翻供，便说道：“小女人自从十六岁上嫁了这个死的男人，到今年已经第五个年头了。咱两口子再要好是没有的。上年九月，他犯了伤寒病，请城里南街上张先生来家替他看。谁知他的药吃错了，第二天他就跳了辫子了。青天大人！你想咱们年纪轻轻的夫妻，生生被他拆开，你说我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说罢，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贾臬台瞧着也觉

得伤心。停了一会，问道：“庸医杀人亦是有的，怎么他们咬定是你毒死的呢？”女人道：“小女人的男人被张先生看死了，小女人自然不答应，闹到姓张的家里，叫他还我的丈夫。他被小女人缠不过，他不说是他把药下错了，倒说是小女人毒死的。我的青天大人，他这话可就坑死了小女人了！”

贾臬台听了，点头叹息。又问道：“这姓张的医生同来没有？”书办回道：“点单上张大纯就是他，刚才大人已经问过了。”贾臬台道：“刚才他跟着大众上来，说的话都是一样，我却没有仔细问他。如今看起来，倒是这里头顶要紧的一个人了。你们去把他捉来，等我再细细的问他一问。”差役遵命，立时出去把张大纯带了进来，就跪在女人旁边。贾臬台问了名姓，复问：“死者究竟身犯何症？”张大纯道：“犯的是伤寒症，一起手病在太阳经。职员下的是‘桂枝汤’。大人明鉴：这‘桂枝汤’是职员远祖仲景先生传下来的秘方，自从汉朝到今日，也不知医好了多少人。不瞒大人说：不是职员家学渊源，寻常悬壶行道的人，像这种方子，他们肚皮里就没有。”贾臬台道：“我不来考查你的学问，要你多嘴！”张大纯不敢做声。贾臬台又问道：“你看过几次？”张大纯道：“职员只看过一次。以为这帖药下去，一定见效的。谁知后来说是死了。职员正在疑心，倒说他女人找到职员家里，要职员赔他的男人。”刚说到这里，女人插嘴道：“你看一趟病，要人家二十四吊钱，挂号要钱，过桥要钱，还不好生替人家看，把病人吃死了，怎么不问你耍人呢？”贾臬台道：“看病用不了这许多钱。”女人道：“大人你不知道，咱那里的先生都是些黑良心的。随常的先生，起码要四吊钱一趟；这位张先生与众不同，看一回要二十四吊。每到一个人家，进了大门，多走一重院子，要加倍四十八吊，他住城南，咱住城北，他穿城走过，要走两道吊桥，每一顶桥加两吊。大人，你说他的良心可狠不狠！”贾臬台道：“从前我到过

上海，上海的先生有个把心狠的，是有这许多名目。你们河南地方不至于如此。像这们要起钱来，不要绝子绝孙吗？”女人道：“可不是呢！”贾臬台又对张大纯道：“多要少要，我也不来问你。但是你怎么晓得是服毒死的？”张大纯道：“职员被这女人缠不过，职员说：‘你的男人吃了我的药，只会好，不会死的，论不定吃了别人的药了。’他说没有。职员不相信，赶到他家，定要看看死人是个什么样子——那时他男人还未盛殓——被职员这一看，可就看出破绽来了。”说到这里，贾臬台连忙拦住道：“不用说了。你这些话刚才都说过了，还不是同大家一样的。你的话也不能为凭。”张大纯着急道：“县主大老爷验过尸，验出来是毒死的。毒死的同病死的，差着天悬地隔呢。”贾臬台发狠道：“不管他是毒死是病死，你们做医生的，人家有了危急的病来请教到你，你总不该应同人家狠命的要钱。古人说：‘医生有割股之心。’你们这些医生，恨不得把人家的肉割下来送到你嘴里方好，真正好良心！”言罢，喝令左右：“替我把他拉下去发首县。等到事情完结之后，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做个榜样！”左右一声答应，顿时张大纯颈脖子上，拿了链子拉着，送到祥符县去了。

医生去后，贾臬台重新再问女人。女人咬定一口：“男人是病死，不是毒死。这个侄儿想家当，抢过继；家当想不到手，所以勾通了张先生同衙门里的人，串成一气，陷害小女人的。县里大老爷被他们朦住了，所以拿小女人屈打成招。我的青天大人！再不替小女人伸冤，小女人没有活命了！”贾臬台听了，点头不语。翻出原卷看了一回，问道：“谋杀一层搁在后头。我且问你：你同你男人的表弟通奸，可有此事？”女人道：“王家表弟同小女人的男人生来是不对的，咱们家里他并不常来，面长面短小女人还不认得，那里会与他通奸。这话可屈死小女人了！”贾臬台听了，微微的一笑道：“通奸原不是要紧事情，律例上是没有死罪的，你怕

的那一门？现在堂上并没有别人，不妨慢慢的同我讲。”女人仍是低头无语。贾臬台道：“现在我索性把值堂书役一概指使出去，省得你害羞不肯说。”说罢，便叫书役退至廊下。

此时花厅之内，只有贾臬台一位、犯妇一口。贾臬台道：“如今这屋里没有人了，你可以从实招了。”女人还是不说，时时抬头偷眼瞧着大人。只见大人闭目凝神，坐在炕上。此时女人跪在地下，见大人如此举动，丝毫摸不着头脑，以为大人转了甚么念头。无奈他只是闭着眼睛出神，颇有庄敬之容，而无猥亵之意。停了一会，但听得大人吩咐道：“你快招啊！这屋里没有人，还有什么话说不得的！”女人心上想道：“事已到此，乐得翻供翻到底，看他将奈我何。瞧他的样子，决计没有甚么苦头给我吃的。”主意想好，仍是一口咬定，是人家设了圈套陷害他的。贾臬台问来问去，依然一句口供没有。贾臬台发急道：“我现在还没问你谋杀，你连通奸的事情都不肯认，你这个人也太不懂得好歹了！唉！这总怪本司不能以德化人，所以地方上生了你这样的刁妇！现在说不得，只好惊动我们老太太了。我们老太太，至诚所感，人不忍欺。等你见了我们老太太，那时不打自招，不愁你不认。”说罢，便起身从炕上走了下来，行近女人身旁，卷卷袖子，要去拉女人的膀子。谁知贾臬台是安徽人，所说的话说慢些还可以懂，若是说快了，倒有一大半不能明白，所以女人听了半天，他这一篇话，只听清“老太太”三个字，其余的一概是糊里糊涂。忽然看见大人下来拉他的膀子，不晓得是甚么事情，陡然吃了一惊。在贾臬台的意思，是要拉他到上房里去，请老太太审问；女人不知道，反疑大人有了甚么意思了，一时不得主意，蹲在地下。大人要他站起，他偏不站起。贾臬台见拉他不起，便用两只手去拖他。女人一时情急，随口喊了一声：“大人，你这是甚么样子！”谁知这一喊，惊动廊下的书差，不知道里面什么事情，还当是大人呼唤他们，立刻三

步做两步闯了进来，一看大人正在地下拿两只手拉着女人不放哩。大家见此情形，均吃一惊，连忙退去不迭。贾臬台一见女人不肯跟到上房听老太太审问，这一气非同小可！立刻放手，回到炕上坐下，骂道：“像你这种贱人，真正少有！我们老太太如此仁德，你还怕见他的面，你这人还可以造就吗！这种不知好歹的东西，本司也决计不来顾恋你了。”说罢，喊一声“人来”。书差踉踉奔进。贾臬台吩咐：“把女人交给发审委员老爷们去问，限他们尽今天问出口供。”众人遵命，立刻带了女人出去。贾臬台方才退堂。

刚刚回到上房，老太太问起“今天有甚么事情，坐堂坐得如此之久”？贾臬台躬身回了一遍。老太太道：“这些事情，你们男人问他，他如何肯说。把他叫上来，等我问给你看，包你不消费事，统通都招了出来。”贾臬台道：“儿子的意思也是如此，无奈他不肯上来。”老太太道：“你领他上来，他自然不肯；等我叫老妈去叫他。也不用一个衙役，他是个女人，不会逃到那里去的。”说完，吩咐一个贴身老妈出去提人。这老妈姓费，跟着老太太也有四十多年了。满衙门的丫环、仆妇都归他总管。合衙门上下都称他为费大娘；宅门以外，三小子、茶房、把门的、差役人等，都尊他为总管奶奶。这总管奶奶传出话来，没有一个不奉命如神的。而且老太太时常提问案件，大家亦都见惯，不以为奇。凡经老太太提讯过的人，无论什么人，有罪都可以改成无罪，十起当中，总要平反八九起。此番这女人听说老太太派人提他到上房，他心上还不得主意。一应差役、官媒人等，都朝他恭喜，齐说：“我们这位老太太是慈悲不过的，到了他手里，你就有了活命了。快快跟着总管奶奶上去罢。”女人至此，喜出望外，登时跟着到了上房，见了老太太，跪下磕头。

其时老太太坐在上房中间上首一张椅子上；贾臬台站在后头替老太太捶背，还不时过来倒茶装水烟。老太太当下问了女人几

句话，还没有问到奸情，女人已在地下极口呼冤。老太太听了点头，复叹一口气，说道：“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死的我亦不去管他了，现在活活的要拿你大切八块，虽说皇上家的王法，该应如此，但是有一线可以救得你的地方，在我手里决计不来要你命的。”说罢，回转头来对儿子说道：“你做官总要记好我一句话，叫做‘救生不救死’：死者不可复生，活的总得想法替他开脱。”贾臬台连忙走过来，答应了一声“是”，又跪下叩谢老太太的教训，起来站立一旁。然后老太太又细细盘问女人。无奈仍是连连呼冤，一句口供没有。老太太发急道：“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没有不说真话的。我现在有恩典给你，想是你还不知道。费妈，你把他带到厢房里，叫大厨房做碗面给他吃。你们好好的开导开导他。”费大娘领命，把女人带下，两个人在厢房里咕唧了好一回。一霎点心吃过，费大娘仍把他带到老太太跟前，老太太又拿他盘问了半天。无奈女人总不肯吐真言。气的老太太喘病发作，连连咳嗽不止。急的贾臬台忙跑到老太太身后，又捶了一回背，方渐渐的平复下来。只听得老太太喘吁吁的说道：“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你这样牛性子的人！我好意开导你，你不说，我也不要你说了。等我晚上佛菩萨面前上了香，我把你的事情统通告诉了佛菩萨，到那时候，自然神差鬼使的叫你说，不怕你不说！……”老太太还要说下去，无奈又咳了起来，霎时间喘成一堆。贾臬台只好叫人仍旧把女人带出去，交给发审老爷们审问。自己在上房伺候老太太，把老太太搀进里房，睡了一会亦就好了。贾臬台方才把心放下，出来吃晚饭。

刚刚坐定，人报大少爷进来。他这位大少爷，是前年赈捐便宜的时候，报捐分省知府，就在劝捐案内得了个异常劳绩，保了个免补本班，以道员补用，并加三品衔。少爷的意思，一心只羡慕二品顶戴，要想戴个红顶子。又因他这个道台虽然是候补班，

将来归部掣签，保不定要掣那一省；况且到省之后还要候补，一省之中，候补道台论不定只有一缺半缺，若非化了大本钱到京里走门路，就是候补一辈子也不会得实缺的。他的主意最牢靠没有：虽然道台核准了已经一年有余，他却一直不引见、不到省，仍旧在老子任上当少爷，吃现成饭，静候机缘。

这天因在电报局得了电报，说是郑州底下黄河又开了口子，漫延十余州、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至于劝捐办赈，自有借此营生的一般大善士钻着去办。他一心一意，却想靠老人家的面子，弄一个河工上总办当当：一来办工办料，老大可以赚两个钱；二来合龙之后，一个异常劳绩又是稳的。已经做了道台，虽然官阶无可再保，但求保一个送部引见，下来发一道上谕，某大发往某省，就变成了“特旨道”。至于二品顶戴，赛如自家荷包里的东西，更不消多虑了。河工上赚的银子，水里来，水里去，就拿他到京里，拜上两个老师，再走走老公的路子，放一个缺也在掌握之中。所以黄河决口，百姓遭殃，却是他升官发财的第一捷径。他既得了这个消息，连忙奔回衙门，告诉他老子，求他老子替他到河督跟前谋这个差使。

贾臬台听了儿子的话，自然也是欢喜。说道：“既然郑州黄河决口，院上就要来知会的。”大少爷道：“刚刚来的电报，只怕此时已经送到院上去了。”话言未了，果然院上打发人来，说是郑州决口，灾区甚广。一切工程虽有河督担任，究竟在河南省治，是巡抚管辖的地方，所以抚台急急传见司、道，商议赈抚事宜。贾臬台得信，立刻起身上院，会同各司、道一同进见。抚院大人接着，先把郑州来的电报拿出来叫大众瞧了一遍。说道：“近来二十多年，我们河南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大的口子。这是兄弟运气不好，偏偏碰着了这倒楣的事情。”司、道一齐回道：“我们河南不比山东：山东自从丁宫保把河工揽在自己身上，倒被河督卸了一半干

系；我们河南却是责成河督，与大人并不相干。”抚院道：“担子在身上，有好有坏：开了口子就有处分；办起工程来，多少有点好处。如今归了河督，好处沾不到，只怕处分倒不能免的。——为的是在你属下，总是你该管地方，怎么能够便宜你呢。如今不要说别的，十几处州、县就有几十万灾民。我们河南是个苦地方，那里捐这许多钱去养活他们。兄弟头一个就捐不起。现在兄弟请你们诸公到此，不为别事，先商量打个电报给上海的善堂董事，劝他们弄几个钱来做好事，将来奏出去也有个交代。”司、道俱各称“是”。正说着，河督也有信来了，是咨照会衔电奏的事情。抚台道：“不用说来了。他是不肯饶我的，一定要拿我拖在里头，好替他卸一半干系。我是早已看穿，彼此都不能免的。”便亲自动手，拟好复电，是彼此会衔电奏，并声明已经电托上海办捐官商筹款赈抚，以顾自己的面子。河督那面亦声明业已遴派委员，驰赴上下游查勘形势，以便兴工筑堵。一面两个人并自行检举，又将决口地方员弁统通撤参，候旨惩处。这都是照例文章，不用细述。

过了一日，奉到电谕，以：

该督、抚疏于防范，酿此巨灾，非寻常决口可比。河道总督、河南巡抚，均着革职留任；其他员弁，一概革职，戴罪自赎。还有几个枷号河干的——朝廷轸念灾民，发下内帑银二十万，着河南巡抚遴委委员，驰赴灾区，核实散放，毋任流离失所。所有此次工程浩大，仍着该督、抚督率在工员弁，无分昼夜，设法防堵，以期早日合龙。

各等语。贾臬台得了这个消息，这日午后，便独自到抚台跟前，替儿子求谋河工上总办差使。抚台说道：“你老哥的世兄，还有甚么说的，派了出去，兄弟再放心没有了。但是这个工程须得河台作主，兄弟犯不着僭他的面子。因为我们河南比不得山东，巡抚

可以拿得权的。既然是老哥嘱托，兄弟总竭力的同河台去说就是了。”贾臬台替儿子谢过了栽培，退回本衙，告诉了大少爷。大少爷皱眉道：“这样说起来，恐防要漂！”贾臬台道：“何以见得？”大少爷道：“抚台作不得主，到了河台手里，一定要委他的私人，我们还有指望吗。”贾臬台道：“既然你怕抚台说话不中用，不如打个电报给周老夫子，等他打个电报出来托托河台。里外有人帮忙，他总得顾这个面子。”列位看官：你晓得贾臬台说的周老夫子是谁？原来就是现在军机大臣上的周中堂。贾臬台此番升臬台，进京陛见的时候，化了三千银子新拜的门，遇事甚为关照。所以如今想到了他，要打电报给他，求他助一臂之力。大少爷听了父亲的说话，一想这条门路果然不错，立刻拟好电报，亲自赶到电局里打报。省城里公事忙，电报学生是一天到晚不得空的。大少爷特地打了一个加急的三等报，化了三倍报费，眼看着打了去。又托本局委员私下传个电报给那边委员。此电送到，先打一个回电。不消一刻，那边回电过来，说周中堂不在宅中。电报局委员巴结大少爷，忙说一得回电立刻就送过来。大少爷只得怅怅而归。等到天黑，周中堂的回电来了。赶忙译出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河南贾臬台：弟与某素无往来，前荐某丞未收。工程浩大，恐非某能胜任。世兄事当另图。

下面注着一个“隐”字，贾臬台父子便知是周中堂的别号了。贾臬台看过电报无语，口中说道：“既然周老夫子如此吩咐，你权且等他几天再作道理。”大少爷听了并不答应，自己肚里打主意；寻思了好半天，忽然想出一个计策，急忙忙奔到自己书房。他虽是捐班出身，幸亏肚才还好，提起笔来就写，登时写成功一封信。写完，自己又看了一遍。看他脸上甚是高兴，但不知这信是写给谁的。看完之后，封入信封，填好信面；忽又重新拆开，取了出来，又随便叠了一叠，套入信封里去，跟手往靴页子里一夹，恰